

对外汉语教学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教学路径探究

严嘉欣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本文以现代汉语中富有特色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揭示其本体特征:高量级程度副词更易与语义模糊或具有特征维度的名词结合,该结构普遍呈现主观评价色彩与文化隐喻,并在口语、网络 and 广告语言中广泛活跃。结合本体分析,本文总结二语学习者在习得此结构时易出现副词选择困难、名词理解偏差、忽视隐喻化和语用化用法以及课堂输入不足等问题,并从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学习者策略三个层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强调语义梯度、文化注释与语境化练习的重要性。研究表明,深入的语言本体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该结构的生成机制,也能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科学指导。

关键词: 程度副词+名词; 本体研究; 语义梯度; 文化隐喻; 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在传统汉语语法观念中,程度副词通常修饰形容词或动词,而名词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然而,在当今的语言实际运用中,尤其是在非正式场合下的口语交际中。“程度副词+名词”的组合却屡见不鲜,例如“很中国”“太淑女”“非常柠檬”等。对于中文学习者而言,理解并得体地运用该结构是一大挑战,常导致交际障碍或语用失误。因此,本研究将视角从纯粹的语言本体分析转向国际中文教育应用,旨在系统分析学习者习得该结构的难点,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从而弥合语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之间的鸿沟,为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直接依据。

早在1997年,邢福义先生就“很淑女”这一语言实例,讨论了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先生指出进入这类结构的名词,一旦用多了就习以为常,临时的“异感”意义就会转向固定的特征意义,结果便出现词性裂变现象,使一个形式在原来名词词性的基础上裂变出形容词词性^①。丁加勇、戴玮从名词特征出发,分析了当名词为指人名词时,和程度副词组合的理想模型^②。张谊生从顺序义、类别义、量度义、动核化等方面全面阐释了副名组合的原因^③。蔡飞通过系统分析语料,确定了能修饰名词的21个程度副词,并指出其多为口语词且倾向于强程度副词。在程度确定方面,认为无论绝对还是相对程度副词都蕴含比较对象,程度确定基于体验性比较,修饰形容词、动词和名词时均遵循此原则^④。杨海明和李振中将进入“副+名”框架的名词分为指人、处所、物质、抽象四类,并详细分析了其性状因子的构成与提取动因^⑤。

该结构的本体研究已颇为丰富,但从二语习得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仅有少量研究初步触及了留学生的使用偏误。张易立足于程度语义学,提出名词“客观必要维度+主观评价维度”的量级结构模型,结合留学生问卷调查分析二语习得偏误,进而提出分层教学与文化导入结合的对外汉语教学建议^⑥。邢金璐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框架,解析“程度副词+N”结构的隐喻映射机制(本体/方位/结构隐喻),通过教材检索与问卷调研,从教材编写、教师教学、学习者策略三方面提出教学优化方案^⑦。白莹基于构式语理论,论证“程度副词+名词”为独立构式,分析其句法功能、语义特征与语用价值,结合《发展汉语》教材分布情况,设计了高级阶段教学过程并提出教材与教学改进建议^⑧。综上所述,前人研究为本体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但教学转化仍面临挑战。目前研究未能系统解决学习者面临的实际困难。本研究将致力于将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二、“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本体特征

(一) 语法特征

1、程度副词的选择限制

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类,对于其分类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定论。目前较受大家认可的是王力先生提出的将程度副词分为比较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他认为基于有无比对象,将程度副词划分为绝对和相对两大类,“凡无所比较,但泛言程度者”即绝对程度副词,如“很、怪、太”等;“凡有所比较者”即相对程度副词,如“最、更”等^⑨。李瑶瑶通过在封闭的语料库进行分析,发现构成“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程度副词以高量级程度副词为主,出现频次最高的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很、最”,“太、非常、十分、更”等次之^⑩,量级较低的程度副词虽然也能够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但数量较少,组合能力较差词之所以可以高频率的进入到“副+名”的结构中,和所搭配的名词有关。一般来说,进入到“副+名”结构中的名词都具有模糊性,例如抽象名词如“个性”“风度”,指人名词如“阿Q”“林黛玉”,指物名词如“木头”“古董”,方所名词如“法国”“苏州”,时间名词如“现代”等,在语义上都存在边界模糊或在使用中语义模糊化的情况。而高量级程度副词因其语义的强概括性和模糊性,能更好地与这些语义模糊的名词相适配。当我们说“很个性”“非常林黛玉”时,高量级程度副词可以强化名词所蕴含的模糊特征,使其表达的程度更为突出,而低量级程度副词在表达这种强化效果时相对较弱。

其次,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线上交流的文字缺少了肢体、表情的语言,因而在表达感情的时候语义的传递就会出现磨损,为了避免语义的磨损,人们只能用更加能够表达情感的词来加强语义,而高量级副词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最后,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名词具有原型性,范畴内成员与中心成员存在相似程度的差别。刘茁的研究指出,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越是处于边缘的、具有丰富内涵意义的非典型名词越容易进入该结构,且名词从抽象名词-指人名词-指物名词-专有名词呈现接受程度副词修饰难度递增的规律^⑪。高量级程度副词在修饰名词时,更有助于凸显名词与原型之间的差异程度,强化其非典型特征。对于“很艺术”的表达,“很”这个高量级程度副词突出了所描述事物在“艺术”这一范畴内偏离原型的程度,更清晰地表明其具有较高的艺术属性或独特的艺术风格,符合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对事物特征进行区分和强调的心理机制。

2、名词的特点

(1) 模糊性

许多名词在语义上存在边界模糊的情况,这是其能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重要基础。抽象名词如“艺术”“风度”,其概念本身较为抽象,人们对其认知存在诸多主观因素,语义边界不清晰;指人名词如“李逵”“林黛玉”在具体运用中常指人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而非确切的人物本身,语义发生了模糊化;指物名词如“木头”“古董”在该结构中也并非单纯指代实物,而是强调其具有的某些特点,语义同样变得模糊。这种语义模糊性使得名词能够与程度副词相组合,因为程度副词本身也具有语义模糊性,二者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2) 原型性

名词具有原型性,即范畴内存在中心成员与其他成员,其他成员与中心成员在相似程度上存在差别。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这一特性体现得较为明显。以“女人”为例,其中心成员具有典型的女性生理、心理和外貌等特征,而当说“很女人”时,“女人”作为名词,其范畴内的其他成员与中心成员的相似程度会影响程度副词的选择和使用。如果一个人具有较多典型的女性特征,就可能用“很”等程度副词来修饰“女人”,这体现了名词的原型性在该结构中的作用,即通过与中心成员的相似度来确定能否以及如何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3）内涵意义丰富

从名词类型来看，不同类型的名词在进入该结构时，其内涵意义的丰富程度起到关键作用。抽象名词通常理性意义相对较弱，但内涵意义较强，如“传统”“后现代”等，这些名词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能够更自然地表达出丰富的内涵，因此相对容易进入该结构。而专有名词一般只有指称意义，但在特定语境下获得内涵意义后也可进入，如“中国”在“很中国”中，通过语境赋予了其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等意义。这说明名词的内涵意义丰富与否直接影响其在该结构中的可接受性和表达效果。

（4）语境依赖性

部分名词本身可能并不具备与程度副词直接组合的条件，但在特定语境中，其语义会发生变化从而能够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例如一些物质名词在某些语境下会获得特殊的社会赋予意义，从而可以接受程度副词修饰。“水”在“很水”中，根据不同语境可能表示“不认真、水分多”等含义，这种语境对名词语义的临时改变使得原本不符合组合规则的名词能够与程度副词搭配，体现了语境在该结构中对名词的重要作用。

（二）语义内涵

“程度副词+名词”这一语法结构所蕴含的语义内涵除了表达本义之外，同样包含隐喻意义和语境意义。

1、隐喻意义

在“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结构中，名词可能被隐喻化，即从其本义中提取某种抽象的性质或特征。“程度副词+名词”的隐喻生成遵循“特征提取-跨域映射-程度强化”三阶段模型：

- （1）本体特征解构：从名词本体中提取典型属性
- （2）范畴跨越映射：将物理属性映射到抽象范畴
- （3）副词量级强化：程度副词放大属性强度

案例对比：

结构本体特征隐喻域	映射逻辑
很柠檬	柠檬的酸涩味情感体验酸涩→尴尬/不舒服的状态
非常职场职场的竞争属性	社会关系竞争→复杂的人际关系

又例如在“很阳光”这一词组里，阳光本义指“太阳的光线”，但是在使用过程中，阳光的本义被隐喻为人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性格，“很”字则强化了这种性格特点的程度。又比如“非常中国”，这里的中国本义指一个国家，但是在该词组中隐喻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事物，“非常”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特点在某人或事物身上的表现程度，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让读者或听者能更深刻地感受到所描述对象在该属性上的突出表现。

2、语境意义

“程度副词+名词”这一结构所表达的语义往往具有临时性，需要特定的语境在具体了解。同一个程度副词和名词的组合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表达不同的意思。这映射了“副+名”语义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收到时空维度的影响，例如“很夏天”这一词组在描述天气状况时，往往是指天气炎热，阳光充足；在描述人的穿衣风格时，往往是指人穿的衣服色彩艳丽，质地轻薄。其次受到文化维度的影响，例如“很中国”在国际交流中侧重“传统符号”（如旗袍），在国内语境中可指“现代国民性”。最后也受到了社会角色维度影响，例如年轻人使用“很二次元”侧重“动漫文化属性”，家长使用时可能含“小众非主流”的隐性评价。这充分体现如果在使用这一结构不结合具体语境，意思就会变得模糊不明，在分析时要采用

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方法。

（三）语用功能

1、强调功能

人们使用名词主要是使用其理性义，来发挥其指称作用，但在特定的场合，人们为了交际和表达的语用需要，为了引起读者或听话者的联想和想象，也可以使名词的功能性状化，使用其内涵意。汉语中的名词不像印欧语系的名词，形状化可以在后面加后缀，汉语中可以通过副词来使名词性状化^③。程度副词本身就具有强调程度的作用，当它与名词组合时，能够进一步强化名词的内涵意义所表述的特征或属性。例如，“你这人很流氓”中的流氓并不是指某种人，而是指背后的某种性状，通过加程度副词，从而凸显、强调了这种形状，指像流氓一样无赖、自私、没礼貌。

2、创新表达功能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打破了传统的语法规则，为语言表达带来了新的形式和活力。它满足了人们在语言交际中追求新颖、独特表达方式的心理需求，使语言更加丰富多彩。这种创新表达功能在口语、网络语言和文学作品中尤为常见，成为语言发展和演变的一种动力。例如，网络流行语“很哇塞”，以一种新颖的表达方式迅速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丰富了网络语言的表达形式。

3、简洁高效功能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可以用简洁的语言传达复杂的语义信息，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例如，“很职场”这个表达，用简洁的两个字概括了职场中所具有的各种特点和氛围，如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复杂等，使表达更加简洁明了，符合现代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对语言简洁高效的要求。

三、“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启示

（一）学习者习得难点概述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繁，如“很中国”“太淑女”“非常青春”等。这类结构形式新颖，常带有情感色彩，突破了传统“副词主要修饰动词、形容词”的语法框架，对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具有一定难度。

1、副词选择困难

程度副词按照是否包含比较对象，可分为绝对程度副词（如“很”“太”“非常”）与相对程度副词（如“更”“最”）。在“副词+名词”结构中，高量级程度副词出现频率最高，因为它们语义上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模糊性，能与语义边界不清的名词相适配。

然而，二语学习者往往缺乏这种“语义匹配”意识，容易将课堂上学到的常用副词机械地套用，或者误以为所有副词都能修饰名词。例如，有的学生会说“*最中国”“*比较淑女”，在交际中造成语感不自然甚至语义障碍。这反映出学习者对副词量级的感知不足，需要教学中加强引导。

2、名词的语义理解偏差

许多学习者对进入该结构的名词仍按字面意义理解，而没有意识到其隐喻化、评价化的功能。例如“太林黛玉”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多用来形容人性格柔弱、敏感，而学习者往往误解为“长得像林黛玉”，从而无法准确理解句子含义。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这类名词常常脱离原有指称对象，而激活了基于文化与社会评价的某一维度，属于汉语特有的语用现象，需要专门的文化解释。

3、隐喻化与语用化理解不足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常用表达多来自网络用语、口语交际，富有夸张与幽默感。学习者在正规课堂上多接触规范语体，对这类用法缺乏真实输入，容易在交际中望文生义或用法僵硬。例如“这很国潮”“太emo”等表达，需要理解背后的流行文化语境，而非单纯字面解释。

4、教材与课堂输入不足

白莹对《发展汉语》等主流国际中文教材的调查表明，该结构主要集中在高级阶段的个别课文中，且解释较为简单，缺少渐进式的引入与循序渐进的练习，也未提供足够的文化背景说明^⑥。教师在课堂上往往只是顺带提及，导致学习者虽见过此结构，但无法形成系统掌握与灵活运用。

以上四点表明，“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习得障碍既源于其自身语义、语用特征，也与教材输入与课堂教学策略有关。

（二）本体研究对教学的启发

本文第二章对该结构的语法、语义及语用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这些特性恰恰是教学时的突破口。

1、语义模糊性与等级性

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名词，多具有模糊边界或可以沿某一维度形成程度梯度。例如“艺术”“传统”“女人”等名词，本身并不指称单一的对象，而包含可被比较的属性特征。教学中如果能引导学生理解这一“梯度”，如“很艺术”指在“艺术性”维度上处于较高位置，而不是字面上说“非常像艺术”，就能帮助学习者建立恰当的语义模型。

2、主观评价维度与文化负载义

该结构中的许多名词承载着说话人主观态度及社会文化评价，如“很国潮”指具有当下流行的中国潮流风格，“太淑女”暗含传统女性气质的审美评价。

二语学习者若不了解中国文化语境，就容易误解或误用。教师应利用典型例句和文化素材，让学生理解这些名词所代表的隐喻和文化意义。

3、语用功能与交际适应性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常用于口语、网络社交等非正式语境，其突出特点是简洁、生动、富有情感色彩。例如“很青春”“特别中国”在广告、媒体和日常交际中都很常见。因此，课堂教学不应只把它当作书面语法点，而应当联系真实语境，引导学生体会其交际功能与语用效果。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本体研究不仅解释了这一结构的形成机制，更为教学指明了重点：应关注语义梯度、文化评价和语用功能，帮助学习者超越表层的形式掌握，实现得体使用。

（三）教学建议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习得难点不仅在于其语言形式的新颖，更在于其背后的语义梯度、文化评价及语用功能。基于第二章本体研究的结论和前述学习者偏误，本节从教材编写、教师课堂策略与学习者习得策略三个维度提出系统性教学建议，以期实现从理论研究到教学实践的有效转化。

1、教材编写与呈现

教材是二语学习者最主要的输入来源，对习得顺序和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当前多数国际中文教材将“程度副词+名词”作为口语表达或词汇用法零散呈现，缺乏系统讲解和循序渐进的练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习者习得不牢固。改进方向包括以下几方面：

（1）分阶段引入与递进式呈现

教材应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将“程度副词+名词”分层呈现：

中级阶段：选取常用、高频且语义直观的结构，如“很中国”“太现代”“非常青春”，帮助学习者先建立该结构的基本认知与语义梯度意识。

中高级阶段：逐步引入带有文化隐喻或评价色彩的用法，如“很林黛玉”“太阿Q”“特别国潮”，并解释其文化背景与评价含义。

高级阶段：增加涉及网络用语、广告口号等更活跃的表达，如“很网感”“太emo”等，让学生了解当代汉语口语的发展与变化。

这种渐进式引入既避免初学者因表达新颖而感到困惑，也能满足高水平学习者提高交际能力的需求。

（2）丰富文化注释与例句

教材中的例句不应仅限于字面解释，而应当补充说明相关名词的文化内涵及隐喻意义。例如，在讲解“太林黛玉”时，可附简短注释介绍《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典型性格，并说明现代汉语中该表达常指代“多愁善感、柔弱敏感”的人。再如“很国潮”，教材可以配图示例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潮流结合的服饰、设计，使学习者能够将词语与实际文化现象联系起来。例句应来自真实语境，如广告宣传、影视对白、网络热评等，以提高学习兴趣和可迁移性。

（3）加强对比与多样化练习

在练习设计上，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对比练习：如比较“很美丽”与“很女人”“很传统”与“太现代”，引导学生发现形容词与名词被修饰时语义差异；

填空与改写：给出若干句子，让学生选择合适的程度副词或替换其中的名词，从而体会语义搭配的规律；

语境化任务：在对话、广告创作、短文写作中运用目标结构，强化产出与交际应用；

语用恰当性练习：提供不同语境（如正式场合与网络聊天），让学生判断或调整“程度副词+名词”表达是否合适。

这样的练习能够帮助学生从语法掌握过渡到实际运用。

2、教师课堂教学策略

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与引导，对学习者的理解和运用该结构起着关键作用。教学策略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情境导入与兴趣激发

传统的语法讲解往往枯燥、抽象，而“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本身多用于口语、网络及广告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趣味性。教师可在导入环节利用短视频、广告标语或网络热词（如“很国潮”“太青春”“特别中国风”），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引发学生兴趣，使其意识到这一结构在真实生活中的高频使用。

（2）语义—语用结合讲解

课堂讲解不应只停留在“副词修饰名词”的形式描述上，而应结合具体例句，引导学生分析副词与名词的语义匹配关系及其所突出的评价维度。例如讲解“很女人”时，可引导学生思考“女人”这一范畴中的中心与边缘特征，并说明“很女人”是在某些女性特征维度上程度较高。这种解释不仅帮助学生理解结构背后的认知逻辑，也提升其语义梯度意识。

（3）文化背景与跨文化对比

许多“程度副词+名词”表达包含中国文化符号或历史典故，如“阿Q”“林黛玉”“国

潮”，学习者若不了解其内涵，容易产生误解或用错场合。教师可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补充文化背景，如用几张图片、短视频或简要故事介绍人物形象与社会评价，再结合当下用法示例，引导学生在理解文化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必要时可与学习者母语中的类似表达进行对比，帮助其建立类比与迁移。

（4）交际化与任务型活动设计

为实现语言知识到交际能力的转化，教师可在课堂上组织多种任务型活动，如：

角色扮演：学生分组模拟广告创作、时尚节目点评、社交媒体发帖等场景，要求使用若干“程度副词+名词”表达；

小组讨论与辩论：围绕“传统与现代”“国潮与国际风”等话题进行讨论，鼓励学生用目标结构表达态度和观点；

情景对话改写：给出一段普通对话，引导学生用“程度副词+名词”表达进行风格化改写，如把“她很漂亮”改为“她很林黛玉”，体会语气和语用效果的变化；

即时反馈与纠错：教师在课堂中注意捕捉学生的偏误，如误用程度副词或忽视文化内涵，及时给予解释与纠正。

通过任务型活动，学生不仅能理解语法，更能在真实语境中实现得体运用。

3、学习者习得策略

除了教材与课堂教学，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方式也会影响习得效果。教师可以在课上和课后引导学生采用以下策略：

（1）积累真实语料与搭配

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关注中文媒体、网络热词、影视对白，把看到的“程度副词+名词”表达记录在“个人例句本”中，并标注出现的语境和使用效果。例如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太国潮了”“很青春”，要学会分析为什么用“太/很”，名词在这里表示什么属性。

（2）加强语境感知与语用意识

教师可要求学生在记录例句时同时记录上下文，尤其注意句子出现在什么样的交流场合，是口语聊天、广告宣传还是文学表达，以增强对语用环境的敏感度。同时可让学生比较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下的得体性，例如“他很男人”适用于日常口语，而在正式学术写作中则显得不够规范。

（3）注重隐喻化理解与跨文化比较

学习者应逐步意识到许多名词在此结构中已经脱离原有的指称意义，而指向某种抽象属性或评价维度。教师可鼓励学生将汉语中的类似用法与母语表达进行对照，如英语中也有类似“so China”“very me”的口语表达，帮助其理解这类结构的跨语言普遍性及各自的文化差异。

（4）主动产出与交流实践

课堂之外，学生可尝试在写日记、社交媒体发帖或与同学交流时主动使用这类结构，并在实际交流中体会其语气与效果。教师可以布置相关的小作业，如用“程度副词+名词”写一段产品广告文案、网络短评等，以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实践性。

4、小结

“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教學需要兼顧語言知識、文化解釋與交際運用三方面。教材編寫應提供科學的梯度與真實語境，教師教學應注重語義—語用結合與文化導入，學習者也應通過積累、感知與實踐不斷增強理解與運用能力。只有三方形成合力，才能幫助學生克服該結構的習得難點，使其在真實交際中做到理解得當、使用得體。

第四章 结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本体出发,分析其语法、语义及语用特征,发现:高量级副词更易与语义模糊的名词搭配;进入该结构的名词常凸显可比较的特征维度,如“青春”“传统”“林黛玉”;该结构多带有评价色彩和文化隐喻,活跃于口语、网络与广告语中。由此可见,它与传统“副词+形容词/动词”用法差异显著,是二语学习者的习得难点。本文结合前人研究指出学习者常见问题包括副词选择不当、名词理解偏差、忽视隐喻与语用功能及课堂输入不足,并提出从教材、课堂和学习者策略三方面改进,为教学提供了可行思路。

（二）教学意义

该结构体现了当代汉语的发展活力与文化特征,若学习者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容易造成交际障碍。本文认为,应在教材中分阶段引入此类结构,并配以文化注释和语境化练习;课堂上应通过趣味性导入、语义—语用结合讲解和任务型活动提升学生的运用能力;学习者则需主动积累真实语料并关注语用场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助于缩小二语学习者与母语者在交际中的差距。

（三）创新与贡献

本文的创新在于将本体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策略,把语义模糊性、等级性、文化评价和语用功能等分析直接用于课堂教学设计,弥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同时强调文化因素在教学中的核心作用,指出只有理解“林黛玉”“阿Q”“国潮”等文化符号背后的评价维度,才能准确理解和得体使用该结构,为汉语国际教育中语言与文化融合提供启示。

（四）不足与展望

本文主要基于文献与教材分析提出教学建议,尚缺乏大规模课堂实证研究;未来可通过教学实验验证所提策略的效果,并关注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在理解语义梯度和文化隐喻上的差异。同时需跟进语言发展动态,及时将“太emo”“很网感”等新兴用法纳入教材与教学,使教学更贴近当代汉语实际。

参考文献

- [1] 邢福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J].语言研究,1997,(02):1-10.
- [2] 丁加勇,戴玮.汉语“程度副词+指人名词”结构中的理想认知模型[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03):110-112.
- [3] 张谊生.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04):57-75.
- [4] 蔡飞.“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多角度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 [5] 杨海明,李振中.名词性状因子的构成与“副+名”框架提取的动因分析[J].语言科学,2004,(02):62-72.
- [6] 张易.“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南京大学,2019.DOI:10.27235/d.cnki.gnjj.2019.001435.
- [7] 邢金璐.基于概念隐喻的“程度副词+N”结构分析及对外汉语教学应用[D].辽宁大学,2021.DOI:10.27209/d.cnki.glniu.2021.000344.
- [8] 白莹.面向国际中文教学的“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研究[D].陕西理工大学,2023.DOI:10.27733/d.cnki.

gsxlg.2023.000306.

[9]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商务印书馆,1985.

[10] 李瑶瑶.认知视角下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研究[D].吉林大学,2023.DOI:10.27162/d.cnki.gjlin.2023.001977.

[11] 刘茁.范畴化与原型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解释能力[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6(01):127-132.

Exploring Teaching Approaches for th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iaxin Y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45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istinctive 'degree adverb + noun'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a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it reveals its 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ree aspects: grammar,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High-intensity degree adverbs are more likely to combine with semantically vague nouns or nouns with characteristic dimensions. This structure generally exhibits subjective evaluative coloring and cultural metaphors, and is widely active in spoken language, online language, and advertising language. Combining onto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mmon difficulties tha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encounter when acquiring this structure,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choosing adverbs, deviations in understanding nouns, neglect of metaphorical and pragmatic usages, and insufficient classroom input. It also proposes targete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levels: textbook compil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er strategie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emantic gradients, cultural annotations, and contextualized practice. The study shows that in-depth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this structure but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s: Degree adverb + noun; Ontology research; Semantic gradient; Cultural metaph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